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第 14 期 2002/07

假進步還是真進步？

——從豬肉減價戰看超市壟斷

編輯室

有位專欄作家這樣評論超市壟斷的問題：

在超級市場買豬肉，與在街市買豬肉相比，確實有很不同的 feel。

超級市場是西式管理產物……

在超級市場買豬肉，從店員手中接過找錢，那紙幣不會沾著血污。……，中國農業社會的街市，街坊和小販打成一片，但衛生沒有保障，是感性的；西方的超級市場，店員和顧客的關係跟冷氣一樣冰涼冰涼……但一切都有系統，是理性的。

（5月11日明報）

結論是不言而喻的：「街市和超市的競爭，……後者一定勝利，前者必然落敗」，因為後者代表社會進步，代表「西式管理」的勝利。

問題在於，這種「西式管理」，這種「理性」，今天

在西方也越來越受到質疑了；此外，也有越來越多人覺得寧要傳統街市的「感性」，不要超市的「理性」。

傳統街市是社區經濟的支柱，它養活了當地居民中無數的小生產者，因而為消費者帶來更多選擇。英國一個調查顯示，街市的貨源來自附近地區 200 多個小生產者，包括釀酒者、製乳酪者、麵包店等等。反之，超市往往偏好大供應商，常常是每種產品不超過三個供應商。所以，超市代替街市，不僅意味街市商販的倒閉，而且意味許多社區小經營的倒閉。

有人說，工業社會就是由大生產代替小生產啊，而這又為消費者帶來又好又便宜的产品。這代表社會的進步。這種觀點自有一定道理，但這不代表可以將之無限延伸，甚麼都追求「大型」。在對待工業產品上，特別是



本期專題

超級市場・超級壟斷

- 1 編輯室：假進步還是真進步？
——從豬肉減價戰看超市壟斷
- 3 「價廉物美」？「汰弱留強」？
對超市迷思的一些回應
- 5 全球化中的小商販故事
- 6 政府有形式手偏幫超市
- 7 超市越大越破壞——環境
- 8 從街市到超市 從商販到工人

- 10 什麼是反壟斷法？它有效嗎？
- 12 全球化時代如何食得安全？
- 14 要食物主權 不要世貿規則
- 16 作為另類運動的社區經濟
——一個初步批評

質疑全球化

- 18 四月十六日意大利：一次美麗的罷工
- 18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世界社會論壇與資本主義的出路
- 19 全球化監察：活動傳真

重工業產品如鋼鐵、飛機等，這還算有道理。但對待有生命的產品，即對待農產品上，尤其在對待食品上，我們就得小心一點了。在這個領域，更不是一切越大越好，因為這容易造成品種與口味單一化。消費者不是機器人，不能只滿足於單吃一種能源。他們追求的偏偏是個人口味，所以食品種類及來源越多樣、越分散越好。對消費者來說，社區有20個小麵包店，比20家嘉頓公司分店好得多。就像20家小菜館比20家麥當奴分店好得多。反之，讓跨國公司在整個食品業完全取代小生產及小商販，意味著口味的劃一。這是飲食文化與生活情趣的倒退，而不是進步。

資本主義越發展，就越使一切人際關係變成純粹金錢關係，而關懷與同情反倒變成稀罕東西。但我們那位專欄作家居然還能用欣賞態度去形容超市中「店員與顧客的冷冰冰態度」！這一期潘文瀚的《「價廉物美」？「太弱留強」？》一文為大家分析有關超市的種種神話，及提醒大家街市的人情味為何重要。作者有力地批駁了「超市並無壟斷」的論調。阿凱則專門報道及分析了麗閣村街市怎樣被超市趕盡殺絕。

另一個「進步」的社會代價就是飯碗。超市是飯碗殺手。「不會吧！」你瞪著眼說，懷疑這是否反全球化偏激份子的昏話。去年底百佳才宣佈過因擴充經營會增聘一千人啊。他們是飯碗創造者，不是殺手，你說。

問題是每開一間超市，就會擠垮好多間小商店，打破了更多人的飯碗。上述的那份英國調查報告指出，新開張的93間超級廣場造成了二萬五千多人失業。也就是說，每開一間超級廣場，就有276人失業。同一份報告指出，傳統街市實際上比超市更能創造就業機會。若投資於小商店，每五萬英鎊就能創造一個職位，但超市要每卅五萬英鎊才能創造一個職位。所以街市本來比超市養活更多人。拋開職位數量，再看其質量，表面上街市工作環境較超市差，但是超市的職位卻往往是散工，外判工。陳敬慈的《從街市到超市，從商販到工人》為讀者介紹這方面的情况。

現在政府與超市紛紛出口術，極力推銷冰鮮肉比現在那種即屠即賣的鮮肉衛生。他們刻意隱瞞一個事實：冰鮮肉並不必然比鮮肉衛生。過份擠迫的工廠化農場，

使用污染飼料，政府降低衛生標準，才是更重要原因。近廿年來世界各地超市出售的冰鮮或急凍肉食（及一般食品），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從瘋牛症到污染奶粉，莫不同跨國公司及全球化、同世界貿易組織等大有關係。譚駿賢的《全球化時代如何食得安全？》、《要食物主權，不要世貿規則》兩文可以為你解答「為甚麼？」。

面對兩大超市的是壟斷，又有人重提制定反壟斷法。林致良的《甚麼是反壟斷法？它有效嗎？》指出了西方現行的反壟斷法的作用及局限。而劉宇凡《政府有形之手偏幫超市》則提醒大家，兩大超市的壟斷局面實非純粹市場作用所致，而是還因為政府一向偏幫大財團。如是，則很難期望這個政府會真心去反壟斷。



香港政府一邊在加速街市的消滅，一邊鼓勵市民發展社區經濟。其實，如果連眼前的社區經濟（街市）都不能維護，又怎能談得上發展？又有些熱心朋友以為只需埋首於自給自足的社區經濟，實行以物易物，不必再發動什麼反財團的抗爭，就能從商業社會的金錢邏輯解放出來。對此 Gerard Greenfield 在他的文章《作為另類運動的社區經濟》作了初步評論。

我們當然不是說傳統街市全然毋須改革。不是的。但是資本主義那種一切為財團利潤而生產、那種為求「成本效益」而罔顧社會及環境效益、那種金錢專政，更急需改革。（執筆區龍宇）

「價廉物美」？「汰弱留強」？

對超市迷思的一些回應

【潘文瀚】

專題

超級市場 · 超級壟斷

超級市場兼營濕貨一直引起社會各界的爭論。五月初百佳超級市場宣佈豬肉「永久」減價後，這個議題變得更尖銳。翻閱最近的報章評論及專欄，不少都支持超市經營濕貨及減價，認為是造福社會。他們的觀點可以歸納如下：一、超市提供平價優質的新鮮食品，對市民有利；二、超市及街市現在是公平競爭，汰弱留強，是自由市場的鐵律。雖然超市取代街市的過程是痛苦的，不少商販被迫結束營業。但此一過程最終的得益者是大眾市民，因為我們能夠「享受」高質素的服務，衛生的購物環境，以及價格低廉的貨品（因為超市可以透過大規模採購降低成本）。在這個大前題下，實在沒有理由捨超市而取街市。

就這樣，超級市場的「神話」慢慢地建立起來。強大的廣告攻勢告訴你，超級市場的貨品是最便宜、最多種類、最高質素。然而，這些宣傳公關的形象是否就是事實的全部？要調查這方面的資料並不容易，因為當中涉及很多超市的內部運作。但我們若從一些報章報導及商販的經歷，多少可以質疑這一個形象的真確性。

「至抵價」？

消費者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公佈一項有關超市貨品價格調查，在被分析的六十一項貨品正價中，有三十八項比上一年同期上升0.1%至11.8%，只有八項正價下跌0.2%至9.3%，另十五項維持不變。¹若考慮近年香港正處於通縮期，這項資料反映超市正在市民不知不覺中提高貨品價格。



「琳琅滿目」？

如果以整個超級市場來算，貨品種類當然不少。但如果我們審視每類貨品的品牌種類，或許並不如想像中豐富。每一項新產品進入超市的分銷網，供應商都要支付陳列費、宣傳品費等。有報導指這些費用已叫很多供應商無法負擔。因此，只有大企業的品牌衍生貨品，如可口可樂公司的產品才可在超市發售，其他小規模供應商的產品則沒法在超市買到。²一位文具店的店主作這樣比較：「你看，就以原子筆來說，我們這裏起碼有十多種選擇。你可以到超市看看有多少個牌子的原子筆？」³在濕貨方面，顧客同樣面對沒有選擇的困境。以豬肉為例，相比一個街市有數檔甚至十數檔肉販，每一間超級廣場只有一個肉檔，顧客根本沒有其他選擇。

「優質貨品」？

現時我們根本無從監察超市所售賣的貨品。但報章經常有報導市民投訴超市的罐頭食品問題叢生。⁴此外，在濕貨方面，消費者往往更難檢查食品的質量，因為超市將所有食品包裝，我們往往要打開包裝才知道食品的質素如何。

因此，消費者能否在超市得到優質服務，其實還存在很多疑問。當然，以上只是一些線索，若要了解超市所提供的服務是否如宣傳那樣，實需要更詳細的調查。或許有人會說，消費者的眼睛是雪亮，他們自會分辨熟好熟壞。在自由競爭之下，超市搶去街市的生意是無可厚非，只能

怪小商販競爭力不足。這是汰弱留強的遊戲。

首先，我們對於超市有否操控供應商（如五豐行）以降低來貨價錢，仍然缺乏資料。其次，超市由大財團經營，資本要比小商販雄厚得多。百佳超級市場在二零零零及零一年分別錄得二億以上的虧損。⁵即是說，一個超市集團的年虧損就相等於全港每年的豬肉銷售總額。在這樣懸殊的財力下，究竟是否公平競爭呢？再者，政府在這個競爭中從來就不是中立者，它往往是積極推動超市取代街市的「大勢」。就以香港房屋協會管理的乙明村為例，當局從來沒有積極改善街市的環境，有商戶表示，街市有甚麼需要維修，房協都愛理不理。⁶造成今天街市環境惡劣，到底是商販的責任，還是當局的責任？相反，房委會和房協更熱衷於將商場甚至街市改建為超級廣場，為超市大開綠燈。超市和街市的競爭從一開始就包含政府對小商販的歧視。因此公平競爭之說顯然並非事實。

除了乾淨衛生價廉物美以外

街市除了作為市民購買日常用品的地方外，其實亦是街坊見面交流的場所。在部份屋村的街市，商販常會在鋪前放上數張破椅，讓熟悉的街坊在閒時來聊上半天。商販對老顧客也常常喧寒問暖。而年紀較大的主婦則會在買菜過程中傳授烹飪之道給年輕的主婦。⁷鄰里間的人際交往就是在這些場景下發生。在「汰弱留強」的口號下，社區公共空間的消失，人際交往的減少，又有誰關顧呢？

究竟有沒有壟斷？

支持超市減價的人認為，在新鮮食品如豬肉方面，超市只佔整體市場的一成，不算壟斷。但如果我們了解，百佳由減價前只佔整體市場的百分之五，到減價後提升至百分之十，短短數天就增加一倍的市場佔有率⁸，我們就不得不提防壟斷的可能性。再者，我們不可忘記兩大超市集團早已壟斷超市市場。自從「蘋果速銷」結業後，兩大超級市場的減價的貨品和幅度就漸見減少，免費送貨的金額亦由五十元提升至四百

元。這些現象都反映當市場只剩下少數經營者時，對消費者顯然沒有好處。超級市場有沒有壟斷濕貨市場，或有沒有傾向壟斷市場，並不是在報章或這裏說了算，而是需要透過設立反壟斷法，在法例的監管下去調查。



我有壟斷！

【註釋】

- 1 《香港經濟日報》，〈超市正價貨貴 1.8% 卡樂B 升逾一成〉，16/08/2001。
- 2 《香港經濟日報》，〈大型超市「操控」供應商〉，16/08/2001。
- 3 乙明村商戶訪談，12/2001。
- 4 《蘋果日報》，〈超市品質檢定未符理想〉，30/09/2001。
- 5 《信報財經新聞》，〈大財團經營超市弊多於利〉，07/05/2002。
- 6 乙明村商戶訪談，12/2001。
- 7 乙明村商戶及村民訪談，12/2001。
- 8 《明報》，〈百佳豬肉來價 12 元有利可圖 減價後 銷情增倍佔市場一成〉，15/05/2002。

全球化中的小商販故事

【阿凱】

我說的並不是什麼世界或者國家大事，只是一個社區小商戶、街市面對大財團、大企業時遇到的問題及困境。可是從這個故事中，可以連結到整個全球化經濟運作邏輯的脈絡中去思考。過去，小商戶是一個社區裏不可缺少的經濟單位，我們日常的柴、米、油、鹽，甚至不少必須品，都可以在林林種種的小商戶中

買到。今天，超級市場取代了小商戶的地位，與我們日常關係緊緊結合，然而，這種經濟關係代表了什麼？我們又會否因此失去其他選擇？

政府政策使街市沒落

麗閣村這個屋村雖小，卻擁有自己的街市、辦館及超級市場。超級市場的出現及傳統士多辦館、街市的沒落，並不單純是自由經濟學所誇示的那種人類理性選擇，其中正表現出政府在社區空間分配上的權力，也代表了社區人際關係網絡的消逝。

長沙灣麗閣村只剩下一間士多辦館，街市的檔位也十室九空，這也不單因為超級市場的出現，也因為附近屋村的街市林立，使到惡性競爭下不少街市倒閉，這種情況正揭示了政府對於社區經濟管理不善的惡果。自八十年代以來，香港政府漸漸以室內街市取代小販，持有有效牌照的流動小販人數不斷下降，而更以小販管理隊打擊無牌小販，以圖逼使所有小販遷入各類室內街市及檔位。然而在這種管理手法下，使小販本身的流動性減低，取而代之的是限制經營範圍及外判公司的高昂租金。麗閣村的辦館位於街市旁側，辦館的生意與街市人流息息相關，形成互惠互利的關係。辦館及街市皆是區內人際網絡的參與者，老闆與村內客人關係良好，提供的貨品也必然保證品質，售後服務甚至連超級市場也未能達到，只要客人要求更換貨品，理由合理便莫不答應，以免損害這種良好關係。可是近年來，隨著政府的西九龍規劃，年輕一輩漸漸遷出，遷入的大多是年長老人，以配合政府將來的重建計劃。在這種空間安排下，辦館生意日漸衰退，老闆更打算結束生意。

除此以外，政府對於當初大力推行的室內街市也熱情不再，除了將管理權移外判私人管理公司外，對室內街市更缺乏相應改善措施，如增設空調或者裝修，更漸漸容許屋村內的超級市場擴充經營權，變相將街市及士多辦館的經營範圍拱手讓予大財團。麗閣村內只有一家華潤超級市場，然而這間超級市場多次越過經營範圍，售賣新鮮豬肉、魚肉及各類壽司。辦館老闆曾經組織過街市各商販，連同區議員向房屋署投訴，然而投訴結果卻是缺乏證據，也對該超級市場從寬處理，老闆表示雖然投訴後超級市場暫停售賣，不過過不了多久又再度售賣。街市內經營肉檔及魚檔的檔位漸漸丟空，剩下的只能與超級市場合作，幫助超級市場先屠宰鮮肉，包裝後才放回超級市場售賣，以免觸犯法律。這個結果也變相分化了屋村街市內各個檔主，喪失了之前的團結力量。面對超級市場的競爭方面，老闆自謂自己的貨品價格與超級市場相差不多，除了在鮮果、罐頭方面因質素較高而稍貴之外，其他貨品平均來說價格相差無幾。只是超級市場擁有減價的彈性及技巧，自己卻很難以此方法相抗。

然而，辦館面對著超級市場的挑戰也並非坐以待斃，在品質及服務上力求保障顧客。辦館老闆曾經想過不少方法吸引顧客，卻缺乏資源及人手。他也曾經想過以積分卷形式經營，也嘗試與其他社區資源合作，如附近的社區中心，無奈一來面對屋村老化，二來面對小商戶缺乏資源，三來面對超級市場的減價策略，最終也苦無辦法。

小販、屋村街市、士多辦館並不是一種對舊日社區經濟運作的懷緬，也不可將之浪漫化。可是這些模式能夠使個人擁有更多選擇，這些選擇包括就業的選擇及光顧的選擇。在政府一片「自我增值、自強不息」的論述下，卻偏偏剝奪了個人自強的途徑及可能性，情願使個人投入大財團的人力之中，成為超級廣場內倍受管束及規訓的螺絲。



專題

超級市場・超級壟斷



政府有形之手

【劉宇凡】

偏幫超市

專題

超級市場 · 超級壟斷

兩大超市今天能成為食品市場上的兩頭巨龍，並不是統治精英常說的那樣，是純粹靠市場的無形之手的作用，是拜超市自己不斷提高效率及競爭所賜。從頭起政府的有形之手一直也是重要因素。靠了這隻有形之手的幫助，小商戶才會被兩大超市擠到懸崖邊。

土地政策為超市壟斷鋪平道路

凡是長實的樓盤，必有百佳（還有屈臣氏）；凡是置地的樓盤，必有惠康（還有萬寧……）。既然這兩大地產商占有不少土地，那麼，只要兩大地產商刻意排斥其他超市洽租商鋪，就可以達到擴大自己旗下超市的市場份額的目的。可以說，沒有地產上的壟斷，超市壟斷就不會那麼容易。

但幾大地產商壟斷新蓋私人樓宇的供應，這個局面是市場自發形成的嗎？當然不是。那是同政府政策大有關係的。當年美國獨立後，哲佛遜政府把西部土地以便宜價格及切小面積的方式出售給個體農戶。同樣擁有全港土地的香港政府呢，卻是以價高者得的方式拍賣土地，而且不肯切小面積出售，造成非大財團不能入市的局面。這種政策既使政府有大量收入，又直接導致地產商的壟斷。

但是，即使是高價拍賣大面積土地本身，也不一定非造成超市壟斷不可。任何土地產權都不是絕對，何況香港的土地拍賣在法律意義上不是賣斷土地所有權。政府完全可以在出售時附帶條件，限制壟斷。所以，消委會才會在 1997 年的一份有關超市的報告中論証道：

「政府既然可以在若干發展項目中定有規劃標準，規定人口與幼稚園、學校、社區設施甚至食品市場大小的比例，那麼，政府理應不難在偏遠地區規定超級市場

的規劃標準。」

消委會所提出的具體辦法包括：在賣地時規定發展商要把地段上的超級市場的經營權，公開招標競投；又或是在賣地時把住宅用地與商業用地分開拍賣，使擁有前者的地主不能自動地擁有後者。事實上，有小部份土地項目，例如紅山、淺水灣等已經是這樣做。

消委會的建議有點像青島衛菜去填滄海。但它的提議還是值得注意，是因為，一，政府連這麼微小的建議都嗤之以鼻，可見這個政府為誰服務；二，它提醒了大家一個事實：今天的超市壟斷民生，實在與政府的土地政策大有關係。它通過這種政策去促成地產壟斷資本的垂直式整合（土地開發——商場——車場——物業管理公司）。作為土地所有者及公共權力的行使者，政府本來可以而且應該阻止這種垂直整合，但它卻反其道而行。

房委會助紂為虐

香港有一半人口住在公營房屋。如果政府是真正為普羅市民服務的政府，完全可以阻止兩大超市的壟斷趨勢及阻止其侵蝕街市。但是房委會及房署卻相反。消委會在 1994 年曾經對四成半公營房屋作過調查，發現兩大超市佔全部公屋超市八成，華潤及廣南分別只佔 8.5% 及 3.8%。現在廣南倒閉，意味兩大超市在公屋的份額進一步增加。為甚麼房委會或房署總是偏好把經營權交給兩大超市？答案是因為「商業考慮」，即因為兩大超市的入標價最高，實力最雄厚。但關鍵正在於，政府不是有限公司，不能只考慮商業利益；政府之所以為政府，

至少在表面上是代表社會的總體長遠利益，而不能自己帶頭做生意發財。而不論從消費者，從小商戶還是從普羅市民的角度看——這些人加起來佔社會絕大多數——任何容許兩大超市的壟斷趨勢的政策都有違社會根本利益。



只要你喜歡，可將貨品送上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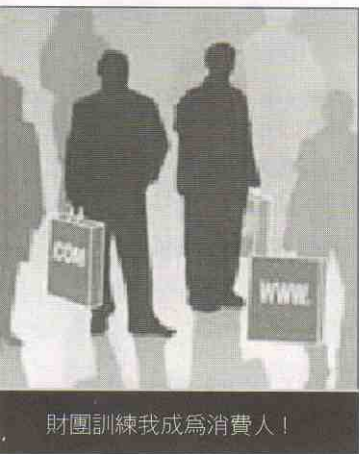
從2000年起，政府及房委會那種偏袒大財團的政策又攀上新峰。房委會及房署正式容許超級市場變身為超級廣場，容許它們售賣從前不能經營的濕貨。所有已擴充經營的超市立時搶走了街市幾成生意額。再加上最近的豬肉減價戰，兩大超市更日益把街市趕盡殺絕。更可惡的是，對於這個結局，房委會及房署事先完全估計到，因為房署事前致信給小商戶，說超市一旦變身，你們小商戶可以在其後六個月後退租。他們要說的話說得很白而且很絕：我就是偏愛惠康與百佳，我就是一早算計好要趕走你們！滾吧！

政府這次改變政策，連「商業考慮」的理據都不能成立，因為街市空置率近年已經達到17%，現在再出這個毒招，無疑只會造成更多商戶關門，更多街市舖位空置。由此而造成的巨大租金損失，這又能抵得上新

政策帶來的一點利益嗎？政府這樣做，是明益長實與置地而已。

友愛村有位小商戶憤然地說：「我地廿年前入?租舖時，只知道屋村既超市只賣乾貨，不賣濕貨，我地至會有得做，至會入?租舖。你依家忽然問話要比超市變廣場，首先就對我地做開荒牛既好唔公道！你搞街市時都有規劃啦，都規定只可有幾多

間牛肉檔，幾多間豬肉檔，以免惡性競爭。點解依家就比超市賣乜都得？點解可以俾超市趕絕我地？仲預埋我地六個月內走佬？呢個乜野政府？！」（私人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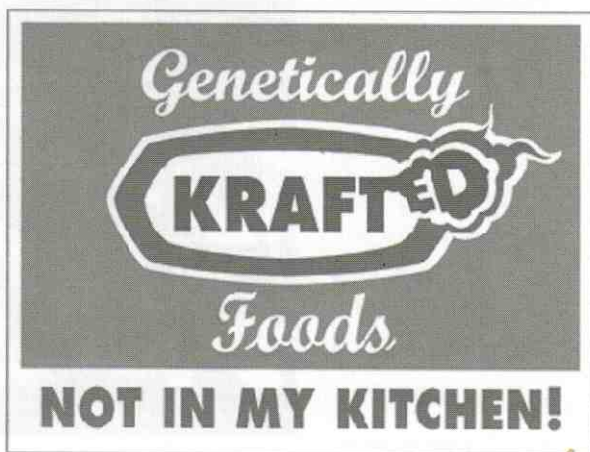


財團訓練我成為消費人！

超市越大越破壞——環境

【許由】

因為供應量大，大型超市都是由中央集中處理貨品採購及分發到各地超市。而為求在採購上降低成本，超市跑遍全球，尋找最便宜貨品（所謂 *global sourcing*）。在英國超市，只有25%蘋果來自英國，雖然英國不乏蘋果供應。即使是貨源是英國本土，為了要集中處理，常常是把附近所產製品運到老遠外的處理中心，再運回附近超市出售。英國一份調查顯示，在 *Evesham* 一地的兩間超級市場所出售的蔬菜，不過是距市郊一里所種植，但在菜能放到架上之前，它們得先運去另一個市 *Hereford*，中經 *Dyfed*，運往曼徹斯特的分配中心，才再運回 *Evesham*。這種情況近廿年是遍及超市行業，不，遍及全球的。難怪伴隨這種全球化現象的，就是全球公路運輸的急劇增加，造成更多溫室氣體，也就是更嚴重的全球暖化。此外，超市為了促銷，總會把食品包裝得好些，但這也增加了消費者無謂的負擔，又製造了更多垃圾。



從街市到超市 從商販到工人

【陳敬慈】

香港人之所以稱肉菜市場為「街市」，是因為傳統的「街市」，存在於街道兩側，小商販擺攤叫賣、行人瀏覽其中，是街也是市。70年代起，街市被請入屋，政府設立規範化的綜合市場，街市逐漸消失於街道之中。但在西環的水街、正街一帶，仍保留著三五個地攤菜檔，老婆婆就坐在小矮凳上一邊賣菜、一邊和街坊聊天、甚或打牌度日。

上一代的傳奇故事

接受採訪的陳先生正出生於鄰近水街的西環菜欄，他稱自己的家庭為「賣菜世家」。在五、六十年代，他的雙親就是靠賣菜，養大他們兄弟姐妹12人；一家14人，「賣菜是工作也是生活」。所以他自己從小就幫手賣菜，從批發到零售，直到1978年轉當司機：「因為那時當司機的收入要比賣菜多」。他的家人於1992年結束了生意，因為經營環境變得更差了，入不敷出。

賣菜這門職業已今非昔比，他舉述他的舅父，靠花園街的一個菜檔，供5個子女入讀大學，現在退休後仍有四層樓收租養老。而他妻子的兄弟，卻已無法繼承父親留下來的菜檔，2000年結束了賣菜生涯中年失業。後來終於找到一份工作，是百佳超級市場肉菜部的小主管，每天工作10多小時，收入約為一萬元。憑借多年賣買菜的經驗，他的待遇已比其他員工好多了。

謀生空間的消失

職工盟於1998年8月和2002年4月分別進行了超級市場、快餐店和便利店的工資調查，發現惠康和百佳都以時薪聘請售貨員，惠康的時薪是\$21.5(1998年)和\$20.4(2002年)，而百佳則是\$20.6(1998年)和\$21.4(2002年)，

可見它們果真競爭激烈，工資之低叮嚀碼頭。

「民以食為先」，對於不少小市民而言，生活能飽三餐也就滿足了，他們的想像十分自然地就圍繞著食。街市、菜欄曾經為基層創造了謀生的空間，上一代也有靠著小本生意掙取巨額積蓄的傳奇故事。今天，政府對小商販的歧視、打壓，財團為了尋找商計無孔不入的滲透，都令基層失去賴以生存的自然空間。許多人都和陳先生的親戚一樣，結束小本生意，失業、或者被迫成為大財團僱員，用體力和時間領取低微的薪水。這筆薪水也許還能養家糊口，也許不夠，但大財團不會管，因為他們只會給予「市價」——一個大財團透過壟斷市場製造出來的價。

今年4月，當街市豬肉市價為每斤\$19時，百佳調低豬肉至每斤\$12，激起在荃灣開肉檔檔主的憤怒，檔主謝先生就表示以前賣豬肉可以養活一家四口，在超市減價下，生意跌了五成，生計受影響，只好準備到超級作宰豬員工，最壞打算是「拿綜援」。(明報2002年5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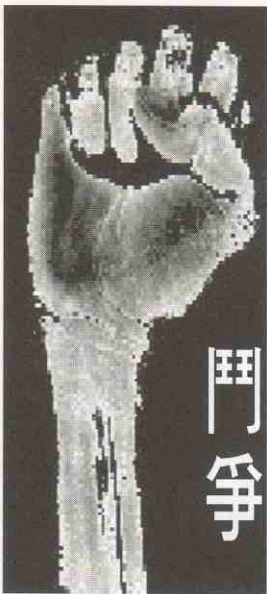
惠康工人的抗爭

百佳在上水的凍倉被抗議壓低肉價的豬肉商販用車輛封鎖的幾天後，惠康在葵涌的貨倉也被封，這次是不滿減薪而罷工的運輸工人。惠康有限公司職工會成立於1993年，成立以來，工會已經是第三次發起罷工封倉了。雖說是反減薪，但工業行動更貼切的說是衛尊嚴，保衛人應有的尊嚴。



街市：工作的場所，生活的場所，溝通的場所

幾年前，當經濟仍然在增長時，惠康要求運輸工人的工作時間從8小時增加到11小時，公司給予佔原來薪金25%的獎金。由於公司並沒有清楚說明在何等情況下不能領取到獎金，工人們看到多勞能多得，為了多掙點錢改



善生活，也就同意了。到實際執行時，公司聲稱該等獎金和底薪不同，在員工的工作表現不滿意的情況下可以剋扣，無理剋扣獎金的個案與時並進，工人們發現多勞並不一定可以多得。

到了2002年初，公司開始吹風要減薪，原因是市場競爭激烈，要提高公司的競爭了，當然也提到百佳已經超過惠康了，所以惠康上下要共渡時艱。對於公司要求減薪，老實說，失業率超過7%，就業市場風聲鶴唳，一些工人更加害怕公司裁員，所以勉強還是會接受的。公司明知如此，在完全沒有知會工會的情況下，公司突然單獨召見部份員工，用十多小時疲勞轟炸的手法，迫使員工簽訂減少獎金從25%到15%的同意書。

工人們深深感到尊嚴被侮辱，他們憤怒了。第二天早上工會立即發起工業行動，10小時的罷工封倉終迫使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到達現場與工會談判，並暫時收回減薪方案。工人們的罷工也在歡呼聲中結束。工人所僱也受制於大財團，他們清楚若沒有團結反擊，就會任人魚肉。

沒有尊嚴的低薪工作

但是，惠康也正利用種種手法去打擊工人利用工業行動爭取權益的有效性，手法之一就是將工作外判。現時約一半的運輸工人已經轉為另一公司聘任，大家都清楚這一公司實質上是集團的另一附屬公司，但員工有不同的制服、不同的待遇和工作位置，要取得彼此的合作和信任並不容易。罷工當天，雖然惠康直接聘請的所有司機和搬運員都停工了，但令一公司的工人仍然開工。

為了擴大團結面，工會也曾爭取將會員從運輸部份擴展到門市部的售貨員和理貨員，但沒有成功。盈利豐厚的超級市場並沒有為工人提供穩定的就業機會，據稱，惠康的收銀員缺乏一句標準而生硬的「多謝光臨」已足以被解僱。它們所聘請的門市部員工多為臨時工、時薪兼職工，所以轉換率特別高，沒有歸屬感參與工會的意

願就更低。

從坐在凳子上買菜的老婆婆，到站在收銀機旁收錢的年輕女子；從一個足以令一家人過上充裕生活的菜棟，到一份時薪\$20的臨時工；從一家十多口賴以工作和生活的場所，到一份工時任意增加、工資任意減少的工作，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了？大財團謀求利潤的範圍和手法都已再進一步；但小市民謀生的空間退縮了，人的價值、自由和尊嚴也減退了。

什麼是反壟斷法？它有效嗎？

【林致良】

兩大超市發起的豬肉減價戰，令大眾再次關注本港大集團壟斷的問題。其實，香港的主要行業，從煤氣到氣油、從銀行到貨櫃碼頭，莫不由少數大財團控制，它們獨霸市場、抬高價格、賺取暴利。消委會和部份政黨便主張仿效歐美，制定反壟斷法（或公平競爭法）。他們認為只要引入競爭，便能有效打破壟斷。那麼，究竟西方現行的反壟斷法有什麼內容？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美國是實施反壟斷法最早、也是相對來說最嚴格的資本主義國家。1890年，美國政府訂立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注）法」。該法規定：「任何人或獨占，或企圖獨占，或同任何其他人或多人聯合獨占州際或外商業和貿易的任何一部份，均為犯罪」。1914年，「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和「克萊頓反壟斷法」通過，規定商業行為中的不正當競爭方法，例如價格歧視、獨家交易、合併和連鎖董事會，只要估計可能形成壟斷，便屬違法。二戰後，西歐和日本才逐漸建立和實施反壟斷法，而對壟斷的定義也不斷修改，例如英國便規定凡企業佔有25%以上的市場，便有壟斷的嫌疑，便可啓動司法程序調查和檢控。惠康百佳合共擁有八成超市市場，如果按英國的標準，早已是嚴重的壟斷了。

反壟斷法是否能制止大財團壟斷呢？我們知道，美國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壟斷法，並不是反對壟斷財團本身，而只是反對某些經濟部門的壟斷財團過份擴張。當然，在暫時抑制個別財團的壟斷這個範圍內，反壟

斷法是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的。第一個托拉斯壟斷財團——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就是觸犯了反壟斷法而被判分解的；兩年前，微軟公司濫用壟斷地位，被控要把電腦操作系統和其他業務分拆，都是執行反壟斷法的著名例子。

反壟斷法大打折扣

但是，反壟斷法的局限也是很明顯的。首先，法律條文是一回事，政府是否執行和怎樣執行則是另一回事。美國反壟斷法實施100多年來，大部份時間都沒有認真執行過。20世紀美國出現過三次反壟斷高潮（分別是1909年至1913年，1938年至1952年，1968年至1974年），都是發生在財團大規模合併浪潮之後（1895年至1904年，20年代和60年代）。要等到財團合併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不滿，政府官員才著手調查。而且，每當代表保守勢力的共和黨上台，都把反壟斷法束之高閣，放手讓財團大肆擴張。80年代列根政府急劇縮減了反壟斷法機構的規模和職權範圍；小布殊一上台，便打算放棄追究微軟。

其次，即使執行反壟斷法，強制財團分解，也未能從根本上削弱壟斷財團的權勢。1911年，美國法院判處美孚石油的33間附屬公司要與母公司脫離，但這並未徹底消除石油工業的壟斷。洛克菲勒家族繼續擁有大部份脫離後的附屬公司的25-45%的股份。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近20年來反壟斷法已較少針對跨國財團的收購合併行為，反而較多針對那些具有自然壟



壟斷者麥當奴受到攻擊（一）

斷性質(比較適合單一企業經營)的行業,例如電信、鐵路、供水等公用事業。過去這些行業或是由國家經營,或是由一個財團經營,無疑存在不少弊病,需要改革。但是現在政府不是針對公用事業的弊端作出改善,反而是用反壟斷的理由讓多個私人財團參與經營,為公用事業私營化和解除政府管制鋪路。這樣一種「反壟斷」,就不是有益社會的進步改革了,它不過是方便官僚財團化公為私。中國政府現在也高調反壟斷,恐怕也是為進一步推行公用事業私營化尋找藉口。

引入競爭是否可行?

最後,現行反壟斷法認為,壟斷是因為缺乏市場競爭所至,因此只有引入競爭,才能打破壟斷。可是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現實卻是,大魚吃小魚,大資本擠掉小資本,最後必然造成少數財團壟斷。1984年,美國政府用反壟斷法打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壟斷,引入其他電信公司參與競爭,那時很多消費者以為從此可以享受低廉的電話費。然而,短短幾年的競爭,只剩下三四間大公司壟斷電信市場,消費者又要忍受少數電信巨頭聯手盤剝。可見,在資本主義經濟不變的情況下,即使壟斷一時被打破,但殘酷的市場競爭卻會重新形成壟斷。

反壟斷需要新思路

需要制止香港財團壟斷的趨勢,需要制定反壟斷的政策和法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需要思考反壟斷運動的目標和方法。仍有不少人相信壟斷是因為缺少市場競爭。但是超市壟斷的例子卻說明,屋村街市小商販不是在別的地方,正是在競爭

中不斷被超市擠壓。所以,簡單以為「引入競爭」便能解決壟斷,便不切實際的,我們需要新的思路和別的办法。

其實,在跨國公司和大財團藉全球化政策擴張權勢的今天,真正有效的反壟斷就是要反對少數財團對社會資源和巨量財富的壟斷,保證資源財富由民衆掌握、為滿足民衆的需要服務。而作為反壟斷的第一步,目前至少可以要求財團不能只向董事和股東負責,要求它有義務把帳目和所謂「商業秘密」向大眾公開,接受員工、消費者、社區人士等受企業運作影響的各個有關群體的民主監督。總之,怎樣限制和消除財團壟斷民生,需要大眾更多的討論。

注:托拉斯(trust)是一種較高級的壟斷組織形式,由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或是在生產上有密切關係的一些企業,互相聯合成龐大的企業組織,參加的企業完全失去獨立性,成為托拉斯的股東。



壟斷者麥當奴受到攻擊(二)

全球化時代如何食得安全？

【譚駿賢】

食物是維持生命的必需品，幾乎每人每天都要把不同可吃的東西放進食道，以便吸取能量進行各類活動。食物是否可口，能否填飽肚子是一般人吃食時最為關心的，至於食物的生產、加工、包裝、運輸及銷售過程，似乎總提不起人們的興趣去加以關注。

然而，食物由生產到銷售到放進你的肚子內，中間涉及複雜的過程，而且與政府政策、貿易方式、公司競爭策略、全球政治經濟形勢密切相關，所以曾經就有人說過：「一粒糖的歷史是有關政治經濟學、政治和道德的一堂完整的課。」這話一點不誇張¹。

因此，瞭解食物由農地到餐桌的過程所以重要，因為這關係到食物安全，關係到生死存亡。

不安全的食物

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每年有數以億計的人因食物和食水污染而生病，每年就有200萬名兒童死於食物和食水污染所致的腹瀉性疾病，即使發達國家每年也有1/3人感染食源性疾病，每百萬這樣的病人中就有20人死亡。

該組織總幹事布倫特蘭指出：「由於人群流動，食品貿易（包括食品原料和動物飼料的貿易）變得越來越全球化，由一個國家而不是國際合作採取強而有力的統一戰略來解決食品安全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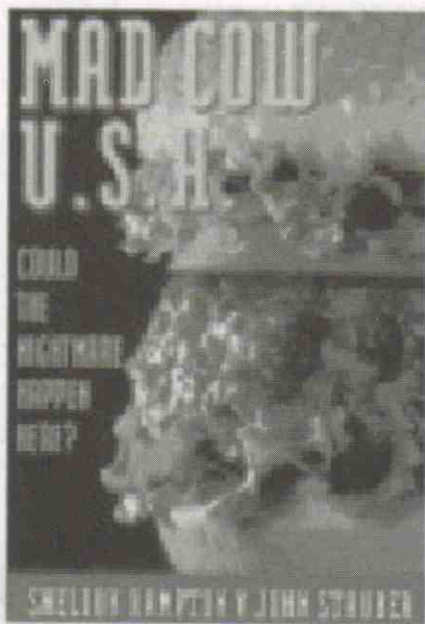
變得越來越困難。」他在國際食品典章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號召各國採用國際食物安全和質量標準以保證貿易食品的衛生和安全。

布倫特蘭及WHO確點出了食物安全危機的嚴重性，亦提出了全球化食品貿易使監管食品安全越見困難的問題。然而，他沒有看到造成食源性罹患疾病的原因正由於全球化本身，它使得參與其中的跨國農企業(agro-industrial TNCs)在謀取最大利潤及市場競爭的前提下，將食物由生產到銷售的過程都以成本及收益作為最重要的標準，相反食物安全與否則進不了企業的議程。

利潤 瘋牛 禽流感

近幾年在歐洲國家吵吵鬧鬧的瘋牛症，正好說明近廿年來全球化是如何成為不安全食物的禍源。在1980年代以前，動物界內的海綿腦炎，在物種之間不會傳播。這種疾病最初出現在羊類，而人類吃食染病羊肉不會有不良後果。其後，由羊類乃至牛類的廢料混合製成的牛糧飼料，開始把病體從動物間散播。將動物廢料用作牛類飼料，最終導致了破壞物種（當然，包括人類！）神經系統、營養機能系統、記憶系統及最嚴重引致死亡的瘋牛症²。

企業敢以人類健康作賭注，全因為經濟利益。用動物廢料作為複合飼料可使動物快速肥大，這好使大型農企業以生產線模式進行大規模生產以謀利。在



這種模式下，畜牧業和農業分離，使飼養成爲半工業經濟。高產出，高利潤是這模式的特點，大型農企自然對此趨之若鶩。

企業爲賺取更多利潤，以更快速、更大量地產出禽畜無所不用其極，終致動物百病叢生。歐洲瘋牛並非罕例，本港、大陸以至美國維珍利亞洲爆發禽流感，正由於農場主企圖以最少的資源，飼養最多的雞隻，將以萬計的雞隻擠在狹窄的「雞酒店」內飼養，一旦個別雞隻染病，病菌隨即高速蔓延，結果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要食物安全 不要瘋牛！



香港97年首次爆發禽流感後，先後經歷過毒菜、瘋牛症、發瘟豬、珊瑚魚雪茄毒到01年禽流感再肆虐，政府及市民對所吃所食確較前警覺了，預防食物致病所下的功夫也較前多了。可惜政府的宣傳及措施大多針對個人及家庭衛生，著重教導人們進食前要洗手、生熟食物分開處理等小學教科書內容，對維護市民選擇安全食物的權利起不了多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禽流感並非甚麼新病症，這種從前被稱爲「發雞瘟」的病毒，當年並未發展成破壞性的動物病，與今日動輒一發現病菌便要進行雞場「大屠殺」不同，原因是現時農場養雞講求快速成長，投入更多混合肥料以求雞隻肥大。農場主務求以最少的地方養出最多的雞隻，使雞隻佔平均面積越來越少，因此，病菌的擴散速度遠較以前爲快，使衛生部門難以對病菌作出有效控制。

出現這種轉變，除了利潤外，雞場主人爲了應付日益加劇的入口雞競爭亦是重要原因。雞場爲免被內地及國外大型農企淘汰而要大量增

產，這趨勢與近二十年全球食品貿易高速增長直接掛鉤的。中國「入世」後，內地農牧業競爭大大加劇，農產品的質素如何受到影響，更值得以依賴內地進口糧食糊口的港人關注。

全球化進程使食品貿易量走上高速公路，各國對入口農產品的依賴也加重，食物的安全本應更受各國政府所重視。但在強國操控下的世貿體制，卻只著重爲跨國企業服務，所制定的遊戲方式完全與人們的健康福祉至離。誠如西班牙「保衛公共健康協會聯合會」所說：「（瘋牛症）是全球化過程控制不善造成的結果；這個全球化的經濟關係把經濟利益放在首位，罔顧保護健康的權利，同時讓國家放棄管制和調節角色，任由牛群飼料受污染，讓受污染的動物向全歐擴散。」³

民以食爲天，但要在全球化時代食得安全，卻需人民來爭取。

〔註釋〕

- 1 加萊亞諾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2001(中譯)
- 2 加里 "資本主義的瘋狂帶來瘋牛症" 載於 "國際觀點" 2001年6月號
- 3 同上

要食物主權 不要世貿規制

【譚駿賢】

世界貿易組織(WTO)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產物，它自然是為資本而服務的。WTO前身為關稅及貿易總協訂組織(GATT)，以促進全球範圍貿易自由化為己任。正由於WTO所訂的遊戲規則，使近年食品貿易加快勢頭。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抓住機會向發展中國家大量出口食品，造成近年農產品價格大幅下降，小農生計日趨拮据的局面。

跨國農企與世貿

據McMichael的分析，發達國家將糧食以出口為導向的策略，始自二戰後美國立志成為「世界麵包籃」的政策取向。戰後歐洲急需重建，加上美蘇冷戰格局的形成，使美國可透過馬歇爾計劃及綠色革命，向歐洲、日本、南韓及第三世界輸出低價糧食。大型農工企業如Cargilla及Coni-
nental在美國政府的信貸及出口補貼下，逐步成為寡佔世界糧食市場的力量(Food Power)²，直到WTO成立後，世界糧食市場已由數間美歐農企跨國公司所主導。



食物帝國，非我其誰！

值得注意的是，基於美國保護本國農業的政策，直至1994年GATT烏拉圭回合以前，農業自由化一直被排除在議程以外，政府補貼農業出口一直是歐美國家的競爭策略。這又一次反映出西方國家在掌握了競爭優勢後才以「自由貿易」為工具迫使發展中國家就範。起點不同下的「公平競爭」只是一紙空話。

世貿危害食物安全

WTO推動糧食貿易全球化的背景，使人們更為清楚世界大部份地區在糧食進口依賴的情況下，食物安

全如何成為跨國企業利潤的犧牲品。1999年七月，美國政府決定對歐盟徵收價值116.8萬包括果汁、芥菜、豬肉及法國芝士等農產品懲罰性課稅，理由是歐盟蔑視WTO的裁決，繼續拒絕美國經過荷爾蒙處理的肉類進口。WTO認為歐盟的禁令造成不公平的貿易障礙。而歐盟堅持民眾食用「荷爾蒙牛肉」，有可能致病。

造成爭端的原因，在於WTO將成員國的貿易不受歧視(non-discrimination)規則及「應用衛生和自然衛生

協定」(Agreement of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用作裁決的準則，前者不準成員國進行貿易「歧視」，後者則防止各國運用法規將健康和標準成為貿易障礙，WTO即據此漠視國際環境條約中有關「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

WTO條款則轉移舉證責任，規定若要限制所有化學物和食物添加料的使用，就必要提出其有害的證據。問題是，正如H.French指出從痛苦的經驗的瞭解到測試驗證，可能要耗費多年時間，才知道某種化合物造成癌症、免役系統傷害的長期累積效應。³WTO致人類安全於不顧，將貿易原則凌駕於民眾健康之上，使其儼然成為跨國農企業謀利的守護神。

「荷爾蒙牛肉」是跨國農企業為求高產出、高利潤的又一產物，但它只是食物安全與貿易自由間爭端的開始。近期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另一跨國企業「特產」一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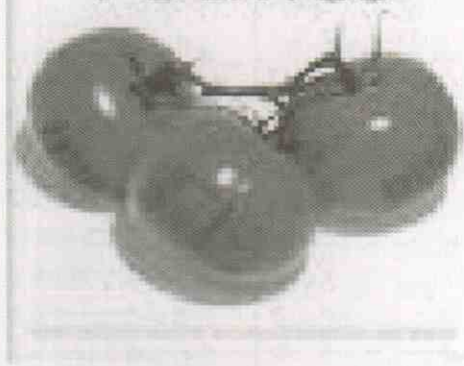
什麼是預警原則？

「預警原則」是1992年巴西地球高峰會與會者所達的共識，內容指出「當有不可回復的傷害或威脅發生時，欠缺科學完全的確定就不成為理由去阻擋採取因果研析，以免環境惡化的行動。」

因改造食物，因使用層面廣泛，如大豆、玉米等農產品及麵包、嬰兒食品及雪糕等加工食品都已被跨國生產商大量使用，它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將更深、更廣，這勢將開闢環保團體與食物企業霸權圍繞基因改造食物安全而鬥爭的戰場。

食物政治！

food
POLITICS



食物主權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及世界衛生組織(WHO)以提高國際食品安全標準及建立食品安全網絡信息系統作為保障食品安全的手段，要求各國提高國內食品安全的制度及標準，這無疑是向跨國農企對牛彈琴，事關

在WTO「自由」貿易法規的金鐘罩保護下，任何國際食品標準一旦視為製造貿易的不公平障礙，只會彈動不得，起不了多大作用。

那麼，在面對WTO巨獸的怒目下，民眾如何保障食得安全呢？既然食物與人的生存亡相關，吃食者絕對有權去界定可持續生產、分配及消費食物的政策及策略，以保證讓人們有足夠及有營養食物供應。食物的生產既非由跨國企業壟斷，亦非跟隨WTO危害人類健康的規則，而是由中小型規模生產，並尊重生產者（農民及農工）在文化、農作及捕魚等生產方式及市場與管理方式的多樣性。我們稱這種訴求為「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

此外，國際食品勞工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指出，要農民及受僱於農企的工人有安全的，免受各種化學品、工作條件侵害及權利得到尊重的情況下工作，才能夠生產到生產到加工到分銷的過程中，保證到食物的安全。

〔註釋〕

1 詳情可參看本刊第二期 "世貿為誰辛苦為誰忙" 一文

2 1994年WTO成立時，CONGILL及CONTINENTAL兩公司已佔美國出口農作物50%。見McMichael "Global Food Politics" in "Monthly Review, July-Aug 1998"

3 H.French, "Challenging the WTO" in "World Watch" 期刊, 1999年11/12月號

作為另類運動的社區經濟

—— 一個初步批評

【Gerard Greenfield 著 譚駿賢譯】

編者語：近期香港社會運動圈子中「社區經濟」被廣泛地談論，有論者指「社區經濟」的概念既可逃逸於資本主義功利計算的生產與消費方式，又可讓人們透過「交換」關係以建立超越僱主/僱員、生產/消費等二元關係。「社區經濟」的討論為沉悶的社運文化激起浪花，誠屬可喜。然而，「社區經濟」要切實可行確面對重重困難。本文作者C. Greenfield即對本港「社區經濟」提出批判性質疑，如「社區」如何逃避龐大資本力（如百佳、惠康超市）的入侵呢？又如何避免對社會工作者的「依賴」呢，這些問題目的是激活推動者的思考，透過討論去深化探索非資本主義的另類出路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香港「民間社會」中的工人、社區及其組織正面對複雜的社會、經濟、文化形勢的挑戰。大部份人都感受到挫折，且不免因未能對這些挑戰作出有效的回應而感到憤怒、沮喪及困惑。正如去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反全球化大示威中一條橫額寫著：「若你不是憤慨，則是漠不關心」(if you're not outraged, you're not paying attention!)。若我們真的關心事態發展，我們會發現所面對的挑戰其實不是甚麼新鮮事物。

「全球化」的而且確衍生出新的挑戰，尤其增加了人們的無能為力感。但現實上這些挑戰一點也不新。失業、貧窮、不平等、性別壓迫、種族壓迫、社會排斥及無力感一直存在於主宰著社會的壓迫及剝削性體制。所以，現在人們日常生活遇到的挑戰實源於一直存在的「老問題」之中。部份人嘗試以新的視角去看待這些「老問題」並尋找新的出路。

近年來一些社會及社區活躍份子即嘗試以另類出路去解決這些「老問題」，其中所謂「社區經濟」被談論得最多。「社區經濟」是指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中，以合作取代競爭，以滿足需要取代消費主義，以集體權利和人類與生態的福祉作為社會與道德價值，並將之置於市場的經濟暴力與剝削之上。所謂「人民先與利潤」(people before profit)即拒絕利潤、競爭、貪婪及不平等。當然，口號背後存著各式各樣的另類的社區經濟模式，而非單一版本的。但是，對於「社區經濟」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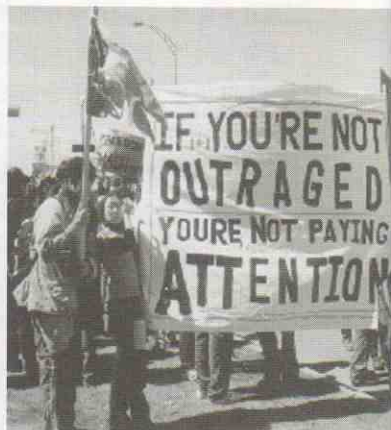
實踐讓人們從私人利潤及市場依賴中解放這一承諾，我們必先回答幾個關鍵的問題。

本文只希望提出三個問題以鼓勵批判性討論，而非質疑「社區經濟」作為另類選擇的潛力。

首先，「社區經濟」中的「社區」的真正所指是甚麼？誰是「社區」的組成部份呢？對「社區」的勾劃如何限制了它作為非市場（或非資本主義）的潛力呢？不少社區經濟的活躍份子包括來自學者、社工、民間團體職員及社區組織者試圖以激進的觀點去表述「社區」，但現實上卻顯得相當保守。「社區」不論所指的是以村落為基礎的，還是以現代住宅區為基礎，都顯出它的保守性。村落

由過去到現在都給人一種父權、科層及剝削的觀感。而現代住宅區實在與政府有密切關係，因為當地的社會福利及專業社工提供的服務及支援，往往是政府提供。毫無疑問，進步的社工積極份子對維護社區成員的權益肩負重要的角色。但我們必須清楚，這些「社區」的成員身份是由政府政策所界定的。政府總是以都市計劃、房屋政策及社會福利來作為界定「社區」的度量器。政府向居民及受眾提供的服務即置於這種行政結構之中。這解釋了為什麼當討論「社區經濟」時我們必先要問社區的根源何在。為什麼及如何將一些人集中於某個地區而非其他地區呢？我們很清楚是富，是貧及不平等在當中起著作用。政府的控制及其行政措施（包括將窮人與富人隔離）也起著作用。有一點我們要留意，就是「社區經濟」作為另類選擇，它假設了現存的社區成員都投入並有興趣於合作、平等及自給自足等價值。然被視為另類選擇的現存社區卻往往是政府控制、不平等及社會排斥下的產物。

任何社區都是建基於某類人的融合(inclusion)，然



而任何融合都製造了對某類人的排斥(exclusion)。換句話說，誰是社區內的成員，誰不是呢？當人們講及什麼全球社區(the global community)、商業社群(the business community)、非政府組織社群(the NGO community)甚至將公眾(the public)描述成社群時，它們的界線怎麼辦劃定，其實無關宏旨。我們對商業社群有粗糙的概念，亦假定了全球社群的大概模樣。但當我們講及建立一個具體的另類選擇時(而人們生活於這個選擇之中)則「經濟」的界線就必須清楚。這不單止涉及到地理上的分界，且與社區成員的組成的社會界線密切相關。我們大可假定社區經濟是基於自給自足，滿足需要，與自然環境相生相息及成員間彼此合作的，而當中相當數量的成員同時對社區有所貢獻及從社區中獲取好處。那麼，誰是社區成員？如何決定誰是社員呢？成員何時才算足夠呢？何時又算過多呢？以為另類經濟可養活無限的成員，這想法是相當天真的。那麼，限制何在呢？直至現在社區成員的組成，可謂由許多因素決定，包括個人的選擇、人際關係、遷徙，更包括一些偶然因素，但當中政府政策始終起著主宰的角色。如果不想由科層架構及政府去限制社區增加，那又誰去限制呢？又如何在界定社區時不涉及強制及歧視呢？



合作社運動、集體及其他形式的公社生活的經驗說明上述的難問並非不可能克服的。另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是，我們所說的「社區經濟」與傳統的互助社(甚至秘密會社)有何區別呢？當然，區別是存在的。但這不等於我們應忽視可能面對的同樣問題。很多中國國內的互助社都設下障礙不讓「外人」參與，原因是剝削與壓迫在其他地方繼續存在。亦因為它的繼續存在，尋找新生活的人會絡繹不絕的遷入互助社。在當前有大量人口遷移(或貧困化)的情勢下，我們如何獨處其身於「社區經濟」中而排斥其他外來者呢？

最後，讓我們轉向探討有關存續(subsistence)或自給自足的問題。「社區經濟」的概念核心，是讓社區成員可免於破壞性競爭及無止境的追逐利潤，且可與市場依賴脫鉤(de-link)。社區將會給其成員所食所穿，並以公平的原則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社區中「老闆」將不存在，科層架構將不存在、剝削將不存在。這是值得欽羨，且至少對我來說是某程度的社會主義。然而我們很快便面對兩難的處境。這處境有兩方面。第一種我將

其描述為「與世隔絕」的難題，第二種則是「依賴」的題難。

所謂「與世隔絕」難題的概念很簡單。當全球氣候變暖、空氣污染、有毒食水、毒雨及核戰迫在眉睫時，它將不理會「社區」的邊界而同樣肆虐其間。再者，一個成功的另類社區經濟，必然會使統治體制—資本主義一感受到威脅。全球化告訴我們資本(特別是跨國企業資本)已然無處不在，它將所有事物扣連起來，以便讓其牟取利潤。故此，希望逃逸於宰制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以爲就此可高枕無憂免受跨國公司的攻擊是大錯特錯。而香港最爲明顯的例子，則是「社區經濟」如何回應「百佳」、「惠康」等壟斷資本的挑戰。所以，對另類社區經濟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達致凝聚社區內部之餘又不致忘記國際團結。

「依賴」難題是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挑戰。自給自足概念建基於合作及平等的理念是很清楚的。但香港的經驗卻展示了由理想到實現是如何困難。問題的根源是相當簡單及老套的：「錢」從何來？現實中幾乎所有另類社區經濟的財政都是由大型非政府組織所贊助。這隨即衍生很多問題。我們首要關心的是如何做到自給自足的問題。另類社區經濟會否真正做到長期自給自足，抑或仍舊依賴外來的NGO基金贊助呢？這些由NGO贊助的計劃(project)，又如何在滿足贊助者管理上及執行上的需要時而又可讓社區對平等、非科層及滿足成員真正需要等原則不受到左右呢？還有，當大型NGO基金是來自大企業的贊助時，則另類社區經濟可如何「另類」。

社區經濟成員如何受到NGO贊助的影響也是重要的問題。社區成員一方面要相信長期而言社區經濟需自給自足及自我存續，但另一方面他們卻亦要讓自己相信「錢」確可從天掉下來的。這樣將會如何影響作為集體學集過程的另類社區經驗呢？他們真的會建立起自我存續的信心，抑或他們始終意識到外間團體總會給送錢幫忙呢？這又是否等於一方面我們建立另類的社區，另一方面卻要保證資本主義繼續存在，以便其可繼續向社區提供種種的恩惠。最後，社區成員真的可從各種NGO計劃中解放出來而追求另類生活嗎？不能有效回答上述問題，社區經濟這美好大計當難以存續的。

四月十六日意大利：

一次美麗的罷工

【譚駿賢】

曾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一個快樂的傳說」男主角，意大利演員羅拔圖貝尼在四月十六日羅馬大罷工中向示威者說：「這是大示威，一切都很美麗（Everything is beautiful）」。

這次「美麗」的罷工是抗議意大利右翼政府修改勞動法第十八條的「醜陋」作為。意大利總理貝魯士康尼（Berlusconi）——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富豪球會「米蘭會」——在國會提出修改意大利勞動法第十八條，讓僱主可更容易解僱工人。該條文規定，凡僱用超過5人的公司，員工被解僱可向緊急法庭求助，由該法庭針對解僱的合法性進行審訊。若法庭裁定僱主不當解僱，僱主必須重新僱用該員工並需支付不當解僱期間的全額薪水。



數以萬計工人聚集於佛羅倫斯廣場

意大利政府以增加企業競爭力，讓僱主可更「自由」解僱員工為由，條訂該勞動法規，終觸發起三大工會（CGIL、CISL、UIL）聯合大罷工。據統計，罷工共有100萬參與，約佔意國總人口五分之一，規模之大為近年所僅見，響應罷工的行業

工人包括鐵路、航空、學校、銀行甚至電視台、電台。據報，貝魯士康尼持有股權的 Mediaset 電視台也受到罷工衝擊。

第二大工會 CGIL 的工會領導人 Cofferati 說：「政府已經漏氣了，沒有機會了」。

確實，在跨國資本逐步壟斷全球權力的情勢下，各國政府的角色不但沒有萎縮，且更積極地介入勞資衝突並為資本權力服務。挑戰資本全球擴張的運動並不虛幻，因為其代理人就在我們身邊——為資本家服務的政府。

意大利大罷工為全世界工人及被剝削民衆一次美麗的示範。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 世界社會論壇與資本主義的出路

【陳敬慈】

2002年1月31日至2月5日，在世界經濟論壇在紐約召開全球年會的同時，1600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與者齊集巴西的阿雷格裡港，召開世界社會論壇。該論壇已經是第二年舉辦，目的就是要與鼓吹新自由主義、強化現行國際秩序的世界經濟論壇唱對台戲。



工黨執政的阿雷格裡港街頭遍布論壇的總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他們認為今天的全球化，是資本的全球化、貧富懸殊的全球化、摧毀地球生態的全

球化。私營化、關稅下調、世界經濟的融合既擴大了貧富懸殊，也使西方富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鴻溝加劇。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帶來了以下的嚴重後果：財富分配兩極化、剝削增加、國家、族群、宗教衝突不斷。於是，需要新的出路刻不容緩。

論壇分正式會議和非正式的討論活動兩部份。前者的參與者為工會、民間團體、學者、政治家，其中包括法國總統克拉克及4位部長。他們傾向於以改良的手法，為全球化尋找出路：建立「人性化的資本主義」，代替1990年代以來的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法國 ATTAC 的一位激進領袖指出：「市民的聲音無法被聽到是萬惡之首。世界一半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只有兩美元或以下。」

他們提出的方案包括改革國際經濟組織，使其更加民主化；取消作為跨國企業逃稅天堂的免稅中心；向世界金融貿易征托賓稅（外匯買賣投機稅）；以及取消窮國債務。以巴西為例，該國1980--2000年間向世界銀行體系還了5870億美元的債務，但2000年巴西的雜務卻是1980年的四倍。

但有批評認為，他們並沒有說明以何種方式、透過那一組織達成以上的目的。

在正式會議以外，是以工人和青年為主的非正式活動，中間也包括不少社會主義者。人數從去年的3--4000千人增加到今年的1萬人。他們傾向於更激進的方案，那就是要反對資本主義，建立新的社會秩序。

美國的反全球化組織 GLOBAL WATCH 支持取消國基會、世界銀行，建立聯合群眾運動，並針對個別跨國企業進行民間的反擊，從而達致「以大警細」的效果。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名稱被蘇聯和東歐（作者：還有中國）的經驗「污染」了，要重新建立人們的信心並不容易，所以當務之急是要透過公民社會去管制資本。

當在反全球化運動的組織方式和策略上，參與者也存在著分歧。有人堅持要保持多元性：「你是8小時工人、幾小時消費者，卻是24小時公民」；有人主張工會和民間組織之間的聯合：「但憑工人的力量很弱小」；有人強調工人在鬥爭中應有中心位置：「堅持階級鬥爭」；



也有國際五金工會聯合會的代表表示要與跨國企業對話：「因為跨國財團對社會和經濟也有貢獻」。

第二屆的世界社會論壇，在意大利熱那亞20萬人反對8國高峰會，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運動繼續推進的背景下列開，顯示了民間為資本主義尋找出路的決心和信心。但參與者在運動的出路和策略上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也有論者認為，這場運動到目前為止，參與者仍然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主，第三世界貧窮國家是「關懷」的對象；真正被剝削的人們的聲音還沒有發出來。

大慶工潮討論會

2002年5月16日，<<全球化監察>>舉辦了「從大慶工潮看中國獨立工運前景」討論會。討論會邀請了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德泉，勞工研究員兼本刊編輯TIM PRINGLE為分享嘉賓，共10多位學生及民間團體工作員出席了討論會。今年的3、4月，東北數以萬計的工人上街，大慶石油工人抗議被買斷工齡（失業），要求就業、要求增加生活補貼，並組織了獨立工會：「職工臨時工會委員會」；遼陽破產國企的工人反對貪污腐敗、爭取生活保障，他們認為要不是官員貪污，企業仍然是可以盈利的。預計未來數年，工人的下崗補貼全面被社會保障代替，而社保仍然十分不完善時，失業工人的不滿將會激化。討論會探討了失業工人與在職工人聯合抗爭的可能性。部份參與者認為，在香港，可以透過協助資訊流通，和發起反對上市的國企的方式去支持國內工運的發展運的發展。

Robert Brenner 論泡沫爆破後的美國經濟

今年4月15日，美國加州大學學者Robert Brenner路過香港。全球化監察邀請了他在翌日就其新書《繁榮與泡沫：美國在世界經濟》發表演講，約50人出席。他本來是歷史學家，在1976年以發起一場有關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大辯論而聞名。過去許多有關資本

主義起源問題的研究，都著重探討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海內或海外貿易怎樣自然地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但Robert Brenner另闢蹊徑，認為當時的商業貿易本身並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起源，須從特殊因素，即當時英國農業的率先市場化，去找到解釋。近年來，Robert Brenner轉而研究當代經濟，在1998年出版了《全球震盪的經濟》，今年四月又出版了上述新書。

這次演講其實也是他的新書的簡介。他認為九十年代美國的繁榮期雖然不短，但它並未能真正解決到七十年代中以來造成世界資本主義走下坡路的內在矛盾（這首先表現為世界經濟上的設備過剩與生產過剩，及由此而引發的各大工業國之間的更激烈競爭）。所以，美國經濟從2000年步入衰退是理所當然的。即使它暫時復甦，但不見得美國經濟已經克服其根本矛盾。最後，在回答聽眾問題時，他比較了六十年代和今天的分別。六十年代資本主義還很繁榮，但當時青年一代以至不少工人卻普遍反對資本主義，嚮往社會主義（他自己也是過來人）。但是，卅年後的今天，儘管世界資本主義的衰敗已經日漸明顯，人們卻普遍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他問：我們是否應該冷靜審視資本主義現狀，然後重振追求另類的合理社會的信心？

全球化監察：活動傳真

團結贊助費：十元

《全球化監察》是一非牟利刊物，所有成員都是義務參與編委會的工作。我們希望為民衆提供資訊和評論，以簡單易明的語言，站在批判的角度解釋全球的變化，是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姓名：_____

電郵 / 電話 / 傳真〔請填上適用者〕：_____

地址：_____

本地訂戶（只限香港）：

☐ 訂閱一年：港幣 70 元（6 期連郵費） ☐ 訂閱兩年：港幣 140 元（12 期連郵費）

海外訂戶（發達地區）：

☐ 訂閱一年：港幣 200 元（6 期連郵費） ☐ 訂閱兩年：港幣 400 元（12 期連郵費）

海外訂戶（發展中地區）：

☐ 訂閱一年：港幣 30 元（6 期連郵費） ☐ 訂閱兩年：港幣 60 元（12 期連郵費）

☐ 從第_____期開始訂閱

☐ 我願意捐助《全球化監察》，捐款額：_____

你可以選擇用以下任何一個方法付款：

本地訂戶：

1. 請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797 號。
2. 以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797 號。

海外訂戶：

1. 以支票或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797 號（72797 Kowloon Central Postal Office, Hong Kong）。
2. 以電匯形式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Hang Seng Bank）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797 號。

訂閱及捐款表